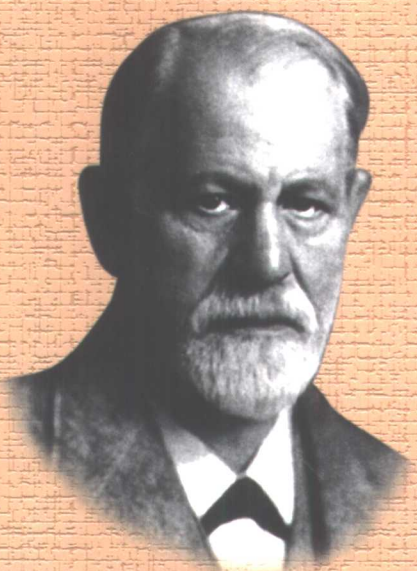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SIGMUND FREU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 收 李肇翔 金 锋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奥]弗洛伊德著;常宏,  
徐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734-1

I. 诙… II. ①弗…②常…③徐… III. ①弗洛伊德·S—  
精神分析②幽默(美学)—关系—梦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103 号

##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

著 者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 者 常 宏 徐 伟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博瑞激光照排厂  
印 刷 南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8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734-1/B·13  
定 价 1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SIGMUND FREUD**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1856-1939

#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 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 璞	张贵来	杨 华
崔曙光	曾 林	傅芝发	

##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 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

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年12月



#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常宏 徐伟 译

# 目 录

第一章 分析部分 .....	常 宏 译 ( 1 )
第一节 引言 .....	( 1 )
第二节 诙谐的技巧 .....	( 8 )
第三节 诙谐的目的 .....	( 94 )
第二章 综合部分 .....	常 宏 译 (125)
第一节 快乐的机制和诙谐的心理起因 .....	(125)
第二节 诙谐的动机——作为社交过程的诙谐 .....	(149)
第三章 理论部分 .....	徐 伟 译 (169)
第一节 诙谐和梦及无意识的关系 .....	(169)
第二节 诙谐和滑稽的种类 .....	(189)
附录: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	(244)

# 第一章 分析部分

## 第一节 引言

### (一)

凡是有机会随时从美学与心理学文献中查询人们对诙谐的性质及其所占地位有过什么样的阐释的人,将不得不承认,哲学对诙谐的重视远未达到诙谐在我们心理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深入探讨过诙谐的思想家能被提到,其中有小说家琼·保罗(Jean Paul)、哲学家西奥多·维舍(Theodor Vischer)、库诺·费希尔(Kuno Fischer)及西奥多·李普斯(Theodor Lipps)等著名人物。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是把诙谐问题作为陪衬,而主要研究兴趣则转向单方面的、更有吸引力的喜剧问题上去了。

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最初印象是除非将诙谐与喜剧联系起来考察,否则,对诙谐的任何处理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根据李普斯(1898)<sup>①</sup>的说法,诙谐是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即是,由某种我们创造的、紧密依附于我们的行为,依附于我

---

<sup>①</sup> 这本书不仅使我有勇气来从事研究诙谐,而且使我有可能会来研究诙谐。

们不变地处在主体关系中,而不是客体关系,更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客体的喜剧。他还根据诙谐所产生的效果进一步解释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称的诙谐,指的是使喜剧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不管是作为研究的喜剧,还是处在实际情况之中的喜剧。

费希尔(1889)借助于其认为处在诙谐和喜剧之间的漫画来显示诙谐和喜剧的关系,喜剧与丑陋的联系是在喜剧与丑陋的某种表现方式上:“如果它(丑陋的东西)是被隐藏的,它必定在以观察事物的喜剧性方式下被揭露出来;如果它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被忽视,它必定会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产生了”……我们整个精神世界,这个我们思想和观念的知识王国,在未被外部观察之前是不会展现出来的,它不能被形象地可见地直接想象;而且它还包含着抑制、不足和扭曲——大量荒唐、喜剧的对比。为了突出强调这些情况和使其更接近审美要求,就必须有一种它本身不仅能直接想象对象且其本身就能反映在这些想象上并使其清晰的力量:一种能显示思想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只能是判断。一个诙谐就是一个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已经在漫画中发挥无声的部分作用,但只有在判断中它才能获得它的特殊形式和其显现的自由领域。

我们看到,李普斯的贡献是在喜剧范围内区分诙谐的特征为动作,是主体积极的行为,但费希尔则在诙谐与其对象的关系中区分诙谐的特征,这种关系,他认为是思想世界丑陋性的隐藏。不可能检验诙谐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很少能被思虑到——除非将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的情境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作者对喜剧的解释,才有可能从其中得到一些有关诙谐的知识。然而,在其他文章中,我们看到相同的作者能无需关

注诙谐与喜剧的联系而能基本地、一般地描述出诙谐的有效性特征。

最令费希尔自己满意的诙谐的特征在于：“诙谐是一个游戏性的判断”。为了显示这一点，他进行这样的类比：“正如审美自由存在于对事物游戏性的注视”。在另一处，他认为，我们没有对对象有任何需求的情况时才能成为审美的特征，特别是没有强烈需求的满足感时，我们才能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审美态度和工作相比是游戏性的——“从审美自由中还可能涌现出：一类从常规和约束摆脱出来的判断，根据其起源，我将称其为‘游戏性判断’，在这概念里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即使不是整个公式，但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自由产生诙谐，诙谐产生自由，”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概念游戏。”

一个长期存在的受人喜欢的诙谐定义是在不相似的事物——就是暗含着相似性中发现相似性的能力。保罗在一个诙谐的形式里表达这种思想：“诙谐是一个使每对夫妇结合到一起的伪装的神父。”维舍更进一步进行了解释：“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双方结合起来。”但维舍的目标是那种没有对比，因此就不需寻找相似性的诙谐。所以，他和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迅速把一些在事实上、在内容上和不同类的概念连结成一体的能力。费希尔再一次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发现的不是更多的相似性，而是差异，而李普斯则指出，这些定义是和作为拥有诙谐能力的诙谐全体产生的诙谐活动相关，而不是和他所做的诙谐结果相关。

已被提出的其他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定义和描述诙谐的观点是：“观念的对比”，“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

克雷普林(Kraepelin, 1885)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诙谐是“两个在某些方面相对的观念武断的联系和连结,通常是以口头上的词语连结作为手段”。像李普斯一样的批评者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全部不足之处,但他自己不排除对比因素,只不过是从事其他方面进行解释。“对比是继续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词语的观点间的对比,而是词语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李普斯, 1898)。他举例说明怎样理解这一点:“对比的产生仅仅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词各自的意义,但我们不能赋予对比的意义。”

如果最后一点进一步发展,那么“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某时看起来对我们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所谓的喜剧构成过程——某种说法对于我们将成为诙谐,如果出自心理学需要,赋予这一说法某种重要性时。但当我一这样做时,又把它取消了。借助这种“重要性”,任何事情都能被我们所理解。我们把一种意义赋予一种表达,并依逻辑知道其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义。我们在其中就会发现真理,而这一真理根据经验法则和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是在其中找不到的。我们认为它的逻辑的和实际的结果超越了它的真实内容,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就只有去否定这一结论。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表达唤起的,也是喜剧感情的基础,我们的心理过程是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同到相关的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间转移过程中。

然而,这个讨论可能听起来很深入,在这里却会产生的问题是:就诙谐的概念与喜剧的概念不同而言,就喜剧感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什么是有意义与什么是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是否有助

于定义诙谐这一概念。

“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导致我们深入研究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sup>①</sup>认为,喜剧就其普遍性来说,它具有某种仅能蒙骗我们于一时的显著特征。海曼斯(Heymans, 1896)则解释了诙谐的效果如何产生于经过困惑而来的启示。他据海涅(Heine)的一个著名的诙谐来显示它的意思,海涅的一个角色——可怜的彩票捐客赫希·海厄辛斯(Hirsch-Hyacinth),吹嘘伟大的巴伦·罗思柴尔德(Baron Rothschild)男爵视他为同等地位的人——相当地“Famillionairely”,第一眼一看,这个突然出现的诙谐的词汇犯了语法构成的错误,是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的东西,因此,使人感到困惑。通过理解这个词(Famillionairely)的含义,喜剧效果就产生了。李普斯进一步解释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令人困惑的词语意味的不确定性之后,跟随着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我们认识到这一无意义词使我们困惑之后接着给我们展现其真实的意义。只是在后一启示中,我们依据普通语言学的用法,发现一个无意义的词构成整个事件的关键——这一发现使问题化为乌有——只有在这后一启示中才能产生喜剧的结果。

无论这两种观点中哪一种观点对于我们来说都好像使问题更加清晰,这场关于困惑与启示的讨论使我们更接近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看似无意义的词语问题的解决,那么,无疑诙谐必定归因于那个词的形式及因此所形成的那个词汇的特征。

诙谐的另一特性与我们上述已经考虑过的特性毫无联系,而

---

①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一部,第一部分,第54页。

这一特性被权威们认为是其本质所在。“简洁乃妙语的形体和灵魂,简洁本身就是妙语”保罗写道(1804,第二部分,第42段),这句话仅仅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的那个喋喋不休的普罗提诺(Polonius)所言之语的变更而已:

简洁乃妙语之神  
冗长会将其分解  
成徒具浮华之外表的词藻  
当然,言简为妙

在此问题上,李普斯(1898)关于诙谐的简洁说明是很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的东西,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即,按严密逻辑和普通思想和言语方式来衡量,所用之词远远未达到要求。诙谐实际上是以其不言说出了不得不说之事。”

我们已经看到,诙谐和漫画的连结“必定要使掩盖和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希尔,1889)。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论断,是因其与诙谐的关系比它作为喜剧的部分更重要。

## (二)

我完全清楚,引自作家们关于诙谐的这些言论并不一定很正确。考虑到对如此复杂且微妙的思想做毫无错误的正确解释时将要遇到的困难,我不得不使那些好奇的求知者花费大量劳动来从原始资料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我不能确信他们能完全满意而归。上面收集的和那些作家所提出的关于诙谐的标准和特征——活动与我们思想内容的关系,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的配对,对比的观点,“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的相继,隐藏的东西的显露,特别是妙语的简洁性——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它



们在我们第一眼看来,好像是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容易被事例所确定,以至于我们不能处在低估这些观点价值的危险之中。但是,它们只不过是些只言片语,我们希望的是看到它们被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后,它们对我们关于诙谐的知识并没有增多,好比我们从关于一个人人格的描述的一系列轶闻趣事中得到的东西并不多于从一个人自传中得到的东西一样。我们完全没有关于可能存在于不同判断之间的连结的深入理解。例如,作为诙谐的简洁性能处理它作为游戏性判断的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是否诙谐为了成为一个恰当的诙谐而必须满足所有这些判断,或者只满足部分。如果只满足部分,那么哪些可被另外一些取代,哪些是必要的。我们也想通过那些被认为是诙谐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来分组和归类。我们从文献中所发现的分类,一方面是根据诙谐采用的技术方法(例如双关语或词语游戏);另一方面,也根据诙谐在话语中的使用(例如,用于漫画、特征及冷落目的诙谐)。

因此,我们在阐释新的揭示诙谐的秘密的企图中不该存在困难。为了能取得成功,我们要么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要么依据集中注意或提高兴趣而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的努力。我们至少能保证在后一方面不会失败。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权威们均满足于少量已得到确认的事例来达到其研究目的,而每个人不同程度的都从其先驱那里采用一些相同的事件。我们当然不能推卸责任去分析那些曾有助于权威的著名研究者研究诙谐的相同事例。但为使我们的结论更具有广泛的基础,我们仍试图转向新的材料。我们应该选择这样诙谐的例子作为我们研究的例子,即那些曾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且给我们带来更多美的诙谐的例子。